

【实录】  
曾经的  
过冬取暖模式

□马洪利

冬季来临,一年一季的“过冬取暖模式”又开启了。说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南部山区冬季取暖的方式来,现在年轻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那时候的居家门窗都是木制的,尤其是发挥透明透风作用的木棂子窗户,到了冬天必须用窗户纸糊严实,否则,不但透风撒气,还会飘进雪花来。由于那时候大多数家庭连一个储存热水的竹条外壳保温瓶(暖瓶)也没有,所以想用热水洗手洗脸都很困难,只得在做饭的时候在大锅里馏上一碗热水。那时候实在是太贫穷,家中仅有的一只大白碗舍不得用,便把凉水盛在一个小黑碗里,馏在锅中的秫秸算子或算棒(放算子用的两股木棒)上。吃早饭的时候,就把锅里的那碗水倒在脸盆里,再兑上点冷水洗手洗脸。记得每到冬天去东邻四奶奶家串门玩耍的时候,四奶奶总是招呼从生产队放工回来吃早饭的四爷爷说:“孩子他爹,先洗手去吧,那碗热水还在大锅里馏着呢!”

冬天中午的时候,一些年岁的老人或者是体质弱无法参加生产劳动的人,便三五成群地找个朝阳避风的好地方,聚在一起晒晒太阳,拉拉闲呱。晚上的取暖方法虽然简单,却还能解决一点驱寒问题。早些时候,是烧火盆,把木柴放在生铁盆或泥瓦盆里点燃烤火。这种方法虽然不错,但烟熏火燎弄得满屋子浓烟呛人。再就是烧火热炕取暖。炕是专门在睡觉的大北屋内用每块长六十厘米、宽四十厘米、重四五十公斤的大号土坯垒砌而成。火炕的建造很讲究,从尺寸布局到结构设计都很复杂,既要把风道、烟道和火门垒砌通畅,还要把炕面铺设平整。必须请民间支炕能手帮忙,方可大功告成。之所以这样做,主要是那时候缺少燃料。人口多的家庭,一个火炕睡不下,就在大炕的一端拐弯处,顺墙垒个“小拐炕”让孩子睡。有口更多的家庭,干脆在做饭的饭屋(厨房)内,迁就着大锅头垒个土坯炕,借助大锅底烧火做饭传递的热量取暖。不过,这种“锅头炕”虽然省事儿,却有无奈的弊端,既不卫生,又不安全。

缺粮少柴的年代,庄户人也有烧石头或烧砖头驱寒取暖的。就是晚上做饭的时候,在大锅底下烧一块石头或砖头。做好饭后,从锅底下弄出来,用冷水浇一浇,削去灼点,再用破布、破衣裳包起来,放在没有什么铺头的“光席炕”上暖脚。然而,这种取暖的土办法缺点也不少,如果太热会把包石头的布引燃,或者是取暖时把腿脚给烙出血泡。

再后来,乡下取暖条件稍微好了些,有了黑陶瓷或塑料制品的烫壶和“憋来气”的炉子。因为这时候家家户户都或多或少地有了保温瓶,可以把储存在暖瓶中的热水倒在烫壶里,放在炕上热乎热乎被窝,暖和暖和手脚。至于所谓的“憋来气”,就是在屋内安放的“炭炉子”,靠铁皮烟筒生风喘气把煤烟引出室外,屋内又暖和又卫生,而且还能烧水做饭。所以冬季用“憋来气”取暖的方式,在南部山区使用的时间比较长。

投稿邮箱:  
qlwbbz@163.com

〔城记〕

## 城北徐公美,济南名士多

□钟情

这个秋天,徐北文诗作摩崖石刻在南部山区白云洞景区揭幕,同时,徐北文纪念馆落户济南市图书馆。这是济南历史上首次为当代名士开设的“馆中馆”,展出近五百件徐北文先生的著述、手稿、书法、笔记,以及文房四宝、生活用品等,使人们能够近距离和全方位地认识这位济南名士,感受一代学者的精神本色和名师风范。

“城北徐公美,济南名士多。”在我眼中,了解历史文化,追溯泉水文脉,徐北文先生是一座绕不过去的文化宝库。无论是先秦文学考证、唐宋诗词、明清小说研究,还是齐鲁文化、大舜文化、名士文化等,他的诗作、楹联、题咏遍及济南各大名胜和景区,他的学识和品格潜移默化影响着后人。

以前,我流连于他留给这座城市的墨迹,在大明湖畔,在趵突泉边,在千佛山麓,在泉城街巷;他去世后,我更多地阅读他的著作和散文,《李清照全集评注》被我置于案头,他的评说对我影响至深;最近,我阅读了《海岱小品》《海岱居文存》《徐北文纪念文集》等文集,置身于他的“海岱居”,从他的人生经历中读懂一颗为民立言的诗心,从他的书缘和诗情中看到“北文精神”是怎样铸成的。

徐北文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,成长于教育世家,这为他的读书和成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外祖父王价藩、舅父王亨豫是山东有名的藏书家,其父母都是教师,他自幼爱阅读,沉浸在国学古籍中一发不可收,因此,他经常说,“书,与我是很有缘分的。”过去济南的文化市场、旧书店是他常去的地方,他曾回忆道,“尤其是曲水亭的小溪两岸,在垂柳拂拂下共设有旧书摊铺二十来家,更是士人和学生经常

出入的地方,而明湖南岸则有山东省图书馆,来此借书、购书,甚至卖书很方便。于是,明湖沿岸的小吃店也成了知识分子聚会的‘沙龙’了。”读书是爱好,也是家风,他曾分享过两件小事。当年家贫窘迫,外祖父节衣缩食买书藏书:一次,遇见一部渴望已久的书,手中尚缺一吊钱,不得已到当铺中解开长衫,把贴身的棉袄脱下来质典,但仅能当予八百文,他只好央求说,“我是急需,请摸摸这棉袄还热乎呢。”读来,令人感动万分。父亲徐芝房当年在北京读大学时,为了邮购康德的大部头文集不惜卖掉棉被,冬日里宁可挨冻,“北京的隆冬是出奇的干冷,他把仅剩的一件棉被叠成窄窄的筒状,再将棉袍脱下并扣上纽扣,又把棉袍套在被筒之外,然后将马褂罩在上面,瑟缩于其中度过漫长的冬夜。”今日重温,感人肺腑。

父辈的阅读深深影响着徐北文,他不仅爱书、读书,勤勉好学,且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,自幼父亲要求他读“四书”及《诗经》《书经》《周易》等,先用工笔小楷抄录,再诵读,直至背诵如流,这种“眼到、口到、手到”的训练,伴随着他的一生。治学之道,他完全是边摸索边总结,比如,他崇尚学中有乐,“学海有涯,目录学作舟”,这是读书的门径,多读多写则是他做学问的秘籍。在正谊中学读书时,他经常吃烤地瓜充饥,把买早餐油条豆浆的钱省下来买书。工作后,只要每月一发工资,他便跑书店、逛书市,与工作人员都很熟络,有时候可以赊欠买书;长此以往,他与售书者结为志同道合的老朋友,很多大小书商经常登门为他推荐一些古书、旧书的好版本,譬如,曲水亭的李子谦、南门友竹山房的吕少周、小布政司街宝丰泰的刘汉卿、集古斋的贡世卿和贡文毓,与他因书结缘,相交甚笃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,对他来说,政治运动是躲不过去的劫难,“文革”前后二十年间,他始终没有放下阅读,最恶劣的环境中,饱受双重的精神折磨,他执笔完成几十万字的《中国诗词格律通论》初稿。

“故乡有人才如先生者,竟无所知,真愧对桑梓矣。”季羡林先生曾这样评价徐北文的文章,这里面既有桑梓的拳拳深情,也有学术的殷殷赞叹。

徐北文先生位于杆南街三十九号的住所,见证着他后半生的读书与著述,他的书房里有一

个可以转动、四面皆可放书的方形书架,书架上放着常用的书籍,平日里他不用起身,便能信手拈来。有意思的是,书架上还贴有“书不外借”的条子,他在《藏书与借书》一文中请求“亲友莫怪”。事实上,他是惜书如命,受儒家“仁民爱物”的思想浸润,他说,“对于书籍更应特意爱护,并非出于吝啬,而是求得良心的安适”,此乃读书人的大家风范:对待学生从不吝于扶持,面对新人从不留保所得,他的藏书最后都无偿捐赠给了济南职业学院,这些便是最好的说明。他的书房命名为“海岱居”,源自他的姓氏和籍贯,“取名‘海岱’者,《禹贡》云,‘海岱惟青州’,蔡沈注云,‘青州之域,东北至海,西南距岱。岱,泰山也。’……昔年曾请王仲武兄刻了一方图章,文云,‘泰山民东海氏。’因为泰安城市是我的出生地,而‘东海’又是我姓氏的郡望,所以‘海岱’……可以概括我的姓氏和籍贯。”家中门厅挂有他的一副对联,“心仪大山,神游四海;书开万卷,尚友百家”,带着体温的墨迹,氤氲出读书人的风骨。临终住院期间,病床上的他依然手不释卷,读宋人笔记《鹤林玉露》,他的最后一部著作《海岱居文存》也是在这个时候定稿的。

如果说书缘中可照见徐先生的不渝初心,那么诗情中则蕴藏着他的宽厚仁心。这要从济南文坛的一段佳话说起。徐北文与孔孚、孙静轩、任远,被人们称作当代“济南四大才子”,他们也是志同道合的老友。“静轩豪放,孔孚热烈,我则是跃驰不羁的人,只有任远却是‘温良恭俭让’。四个人游山逛水,品茗纵谈,因三个人都是外甥,只有一个内敛,我们仍然被目为自由放任的少年气盛的一伙。当年的意气风发,令后人回味不尽。”

“故乡固有情,山水亦有情,亲人固有情,世间亦有情,大至于宇宙万有,小至于一草一木,在有情人的眼里,都是一家眷属。”一个“情”字,由腕底至心底,流转出脉脉情谊,如市井的无名泉,清澈、澎湃。1997年,孔孚先生逝世,他悲痛送别。2001年,任远先生去世,他含泪悼念,笔墨之间,情谊永存,“风雅不朽,文章千古;音容宛在,德泽永存”。

2005年的一个冬日,徐北文先生驾鹤西去,桑恒昌先生作诗怀念,“你就像你笔下的朝阳/把翠绿给了叶子/把红润给了花朵/把金赤给了谷米/留下全部色彩/带走一身清寂”,这全部色彩,最终幻化成了满天云彩,在满城泉水的光芒下大声说着光芒。



▲ 徐北文纪念馆

〔城市微旅〕

## 新华不注

□黄天骏

小时候,我在地图上看到济南东北方向上有一座名叫华山的山。到了小学四五年级,我在课外诵读读本上读到了赵孟頫的“云雾润蒸华不注,波涛声震大明湖”,才明白华山原来就是华不注。从出生到现在二十八年了,我还一次没来过华山。直到最近华山景区整修扩建,以至在国庆期间霸屏,我才动了初访华不注的想法。

在历山北路下车,沿华山西路向东望去,在两三公里外就能清楚地望见整个华山。诗仙李白在《古风(其二十)》中写道:“昔我游齐都,登华不注峰。兹山何峻秀,绿翠如芙蓉。”是的,现在还是这样。一千多年过去了,华不注掌握了冻颜的诀窍。山上植被依然青翠茂密,山体挺拔险峻。

来到山脚下,山四周如今已被改造成人工湖,起到美化景观、调节气候、涵蓄洪水之效。

上华山前,首先要路过华阳宫。迈过朱红色的高门槛,映入眼帘的是若干株参天古柏。树干上的铁牌标注着它们成长于宋元时期。往事越千年,弹指一挥间。历经王朝更替与战火侵袭,它们仍屹立于此,成为历史的活化石,关注着泉城每一天的变化。

华阳宫内供奉的神灵有些复杂,有佛,有道,还有其他各路神仙,甚至还有肉体凡胎,比如忠祠。看过祠外石碑上的介绍才知道,原来他是齐国大臣逢丑父。之所以能在此共享香火,是

因为他与华不注有一段渊源。春秋时期,齐顷公伐晋,结果兵败困于华不注。逢丑父让齐顷公换上士兵服装,自己则换上主公的战袍,并让主公借取水之机逃跑,由此避免了国君沦为俘虏的结局。曾巩在《华不注山》中感叹道:“丑父遗忠无处问,空余一掬野泉甘。”逢丑父危急之中镇定自若,为主公赴汤蹈火,现在进忠祠配享,可以说名副其实。

继续往北走,是三教堂。这当然不是西方的教堂,而是儒、释、道三教。堂内从左至右分别是孔子、释迦牟尼、老子的塑像。我看栩栩如生的塑像正看得入神,忽听得房梁上有翅膀拍打的声音。叽叽喳喳,原来是几只麻雀在此歇息。心中初想,这大概就是“山光悦鸟性”的意境吧。而后再深思,这应是鸟儿有了灵性,在庙堂内聆听圣贤的箴言;而孔圣人、释迦、老子也来者不拒,普渡众生,一花一草、一鸟一木,皆在救助之列。

再往后走,是关帝庙。关帝庙前后两间,共有两座神态不同的关公像,一个正襟危坐,遥望远方;另一个全神贯注地阅读《春秋》。走遍华阳宫各殿,只有关公像让我觉得最威严。也许是看了《三国演义》的缘故,我总觉得关云长会在游客离去之后悄悄显灵,在院内踱步,饱览华不注的美好景色。

静谧古朴的华阳宫,竟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力量,让人们的心灵得到净

化,行为受到约束。在这里,虔诚的信徒向佛祖、菩萨祷告;小孩子不小心踩在了神像前的垫子上,母亲要求他用手把踩上去的灰尘拂去;人们自带垃圾袋,使庭院里留下的只有来往的足迹。这恐怕不是简单的敬畏和崇拜,而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敬重和爱护,人们在此找到了认同。

看过华阳宫之后,就剩最后一项——登山了。华不注在市内群山中算是比较陡峭的了,与英雄山不是同一等级,即使与佛慧山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华不注的外貌特点可以概括为“60度”。从任何一个方向看,山体都近似于等边三角形,山上台阶的坡度目测也在60度左右。特别是接近山顶时,我几乎手脚并用,中途休息了四五次,才最终登上了山顶。

结束华不注之行,有两件憾事令我印象深刻:

其一是关帝庙内的壁画。殿堂内的部分壁画被刷上了政治宣传标语。这大概是“文革”期间遭到破坏的,已无法复原,令人惋惜。

其二是华不注旁的卧牛山。卧牛山同为“齐烟九点”之一,但上世纪末的非法采石活动,导致山体几乎被挖成平地。虽然此次华山重修将卧牛山纳入规划加以修复,但也难以重现昔日之貌。

令人欣慰的是,我们从中吸取了教训,这就是把它叫作新华不注的原因。青山依旧在,貌换新颜。